



商人資本小史

方岳譯



研究中國社會，有必須把握的一個事象；這便是商人資本的性質。在新生命書局出版的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及在南強書局出版的中國封建社會史，都曾說到中國商人資本的本質。商人資本之本質最重要的是：（一）無論生產方法是怎樣，只要有商品及貨幣的流通，便可以存在；因此可知商人資本的出現是比資本主義生產早多了的。（二）商人資本有分解舊生產方法的作用，卻不能夠單獨促進新生產方法。舊生產方法分解以後，有怎樣的生產方法來代替，這不是商人資本的事，而必須看其他的條件。（三）商人資本獨立的支酬的發達，必引起社會經濟的退步。商人資本之獨立發達與一般社會經濟的發達，成反比例。（四）尤其重要的是商人資本分解封建制度以後，社會轉變的前途有二：其一是資本主義，其二不是資本主義，而是障礙資本主義的社會構造。

明白了這幾點，才可以明白為什麼中國自封建制度分解以後歷二千年尚沒有工業資本主義的發達。

然而沒有旁證，不足以取信。我現在把歐洲十九世紀一個著名經濟學者關於商人資本之系統的敘述，翻譯出來，供讀者及一般學界的參考。下面便是譯文。

一九、二、二八，上海。

不獨商業，即商人資本，都是比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早些的。在事實上，牠代表「最古的」資本之最古的自由的存在。

便可以存在；只須有商業資本，便可以存在。我們於今只研究後者。

貨幣交易以及為此所提供的資本，只須有大量的商業，

因為商業資本是與流通過程相聯結的，因為牠的職能獨在於促進商品的交換；必然的結論是：牠的存在，無須有

別的條件，只要有貨幣及商品流通過程所必需的條件便够了。或者甯可這樣說：貨幣的流通是牠存在的唯一條件。

無論生產進行的基礎（使其生產物以商品而投入流通的基礎）是怎樣的，——無論牠是原始共同體、或是奴隸生產制、或是小農制小資產階級、或是資本家的基礎——生產物的商品的本質是不變的，牠既是商品，便必須經過那交換過程，必須經過與交換相隨的各種形式。商人資本以媒介物而活動於其間之兩極端，實為商人資本之既定前提而為之存在，恰與兩極端之為貨幣及其運動而存在相同。其唯一的要件是這兩極端必須是商品，而不問其所生產完全是商品，抑或是只有獨立生產者為滿足自己直接需要而生產所賸餘者投入市場。商人資本只促進這些極端——商品，即商人資本自身存在的前提——之運動。

生產對於商業所供給以及其對於商人所供給者能夠到什麼程度，則以生產方法為衡。牠在一個完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之下到達了最大限度，在此種生產之中，生產物從始便是以商品而生產，不是為直接生活資料而生產的。在另一方面，在每種生產方法的基礎之上，商業常促進那為了投入交換並且為了增進生產者（在此處生產者是生產物所有人的意思）的財富享用之剩餘生產物之生產。商業實

孕育生產，使其愈益有為交換而生產的性質。

商品及運動之變態：（一）在實質上，是相異的商品相互之交換；（二）在形式上，是由出賣而使商品變為貨幣，由購買而使貨幣變為商品。商人資本的職能分解為這樣出賣商品及購買商品的職能。牠只是促進商品之交換，這在最初便是比直接生產者之間商品的簡單交換更進一步的。以各種古代組織而論，在奴隸制、封建制、家臣制之下，生產物的所有人及出賣者是奴隸的主人，封建領主及賦役徵收者。商人為了多數人而購置且販賣。在商人的手裏，集中了買賣行為；其結果，買賣便不復倚賴購買人（現在是商人）的直接需要了。

但是，無論商人促進其商品交換之生產界的社會組織是什麼樣的，他的財富常取貨幣的形式，他的貨幣常用作資本。牠的形式常為 $M-C-M'$ 。貨幣，——交換價值的獨立形式——是他的出發點，交換價值的膨脹是他獨立的目的。他所致力的是商品交換及與此相隨的活動，這是與生產過程分離而為不生產者所實行，這只是增殖財富的一個手段，所增殖的財富有其最普通的社會的形式，即交換價值。他的切迫的動機及切迫的目的，是把 M 變為 $M + \Delta M$ 。 $M-C$ 及 $C-M'$ 的行為。所以促進 $M-M'$ 的行為者，只是

以此種 $M \equiv M + \Delta M$ 的轉變之中的一階段而出現。這裏 $C - M$ 是商人資本特徵的運動，使其與生產者間的商品交換，以使用價值交換為最終目的者，即 $C - M - C$ 不同。在生產尚未發達的程度以內，貨幣的財富是集中在商人手裏的，是以商人財富的特定形式而出現的。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以內，——換句話說，在資本掌握了生產且給予生產以變革的特定的形式之時，——商人資本只是以有特定職能的資本而出現。但是在以前的一切生產方法以內，且在生產還是向生產者自己供給其直接需要之限度以內，商人資本是實行資本的職能之資本。

那末，我們便不難了解為什麼商人資本是遠在資本降伏生產於手下以前的歷史的資本形式了。商人資本向於一定水平綫之發達，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之歷史的前提條件。因為這種條件是（一）貨幣財富的集中的條件；（二）資本主義生產以為交換而生產。以大量的商業，而不以少數個人的顧客為基礎，這也是要有商人的。他不是以滿足自己的欲望而購買，而是以一個商業行為來集中多數買主的行為的。在另一方面，一切商人資本的發達，皆祈於使生產有為交換而生產的性質，皆祈於孕育生產物使有商品的性質。但是商人資本自己的發達是不能促進也不能夠解釋一

個生產方法向另一生產方法的過渡，這是我們立刻要說到的。

在資本主義生產制之中，商人資本已降落其前此獨立的存在，而為一般投資的一個特定形式，且其利潤的高度也降落到一般平均率。此時，牠僅僅充任生產資本的一個職能。與商人資本的發達相結之特殊社會條件此時已不復是支配的了。反之，在商人資本還是支配的之處，我們常看見退步的狀況。即在同一國家內也是如此的，在其間，純粹商人都市比工業都市都較能引為過去狀況的實例。

取商人資本形式的資本之獨立的支配的發達，其意義便是說生產不隸屬於資本，換句話說，便是說資本是在離資本而獨立且在資本外的生產方法的基礎上發達。所以，商人資本之獨立發達，與社會的一般經濟的發達，成為反比例。

資本的支配的方式之獨立的商人財富，是反於其兩極端而獨在流通過程中建立的，這兩極端便是交換中的生產者自己。這些極端仍然離流通過程而獨立，和流通過程離他們而獨立是一樣的。在這個情形之下，生產物依於商業而為商品。在這種狀況之下，發達生產品使為商品者是商業；並不是生產出來的商品自身，依其運動而產生商業。於

此，資本始以資本的資格而出現於流通過程之中。在流通過程中，生產物始採得商品及貨幣的性質。在沒有學着支配其兩極端以前，資本能够且必須在流通過程之中形成起來，此所謂極端即是流通以媒介而居間的各種生產領域。貨幣及商品的流通，可以在內部構造仍然適應使用價值生產的組織，彼此各不相同的生產領域之間以居間者而存在。這流通過程獨立的地位，依此而使各種生產領域因一個第三的連鎖而相聯結者，實表示兩個事實。在一方面，牠指示流通還沒有掌握生產，但仍舊承認牠是一個既存的事實；在另一方面，牠指示生產過程還沒有吸收流通，而使其為生產的一方面。但在資本主義生產，則這兩個事實都完成了。生產過程整個的站在流通之上，而流通不過是生產的轉變現象；生產物既是以商品而創造，在此中乃實現為貨幣，而其要素更為同樣以商品形式而創造的生產物所代位。那直接在流通之中發達的資本，即商人資本，在此不過以資本於其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形式而出現。

商人資本的發達與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成反比例之法則，在過去威尼西、日內瓦、荷蘭等處商業經營中，特為明瞭。在這些地方，主要的利得，不是依於輸出本地工業生產物而獲得，而是依於在商業上經濟上不發達的社會生產

物的交換，依於剝削兩端的生產領域而獲得的。

於此，商人資本是純粹的，是從其兩端之生產領域即牠所居間活動者而分離的。這是牠所由形成的一個主要來源。但這種商業經營的獨占權，依於牠在牠的途徑中所剝削的各民衆，即落後的發達構成這種商業的基礎的各民衆之經濟發達而破壞，商業本身亦隨之而破壞。在商業經營之中，這不獨表現為特殊門徑的商業之破壞，且表現為純粹商業民族以及他們一般商業財富，以這種商業經營為基礎者之優勢之破壞。這不過隨資本主義生產的進步而商業資本遂屈服於工業資本這種事實所表現的一個特定形式。在商人資本支配生產的處所，商人資本活動的狀態，不獨依於一般殖民地經濟（殖民地制度）而活潑地的證明，並且特別為舊日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方法所證明。

因為商人資本的運動是 $M—C—M'$ ，商人的利潤第一只是在流通過程之中，依買與賣兩個行為而獲得；第二牠是在最後的行為即出賣之中而獲得的。牠是依於讓售而生的利潤。只要生產物是按照價值而出賣，純粹的獨立的商業利潤即不可能。賤買以備貴賣是商業的常規。牠並不是等價物的交換。價值觀念所以存在於其中者，只是以個個商品皆有一個價值（貨幣）為限。在性質上，牠們都是社會勞

動的表現。生產物所依以交換的量的比例，在最初完全是武斷的。牠們取得商品的形式，只是由於牠們是可以交換的；換句話說，只是由於牠們可以用同一的第三個東西表現出來。繼續的交換及交換之較為常規的再生產，把這種武斷愈益減少了。但這並不是立刻適用於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這只適用於他們之間的居間者，即較量貨幣價格而收取其差的商人。依他自己的運動，他建立商品的等價性。商人資本在最初只是牠所不支配的兩端之間，且在牠所不創造的兩前提之間的居間運動。

恰與其由商品流通過程簡單的形式 $C-M-C$ 而產生相同，貨幣之產生，不獨為價值的尺度及流通的媒介，而且為商品的絕對形式，因此遂為財富的絕對形式，取窖藏的形式，以致貨幣以貨幣的形式而保存和累積，成了牠的生命的目的，所以貨幣在窖藏的形式之下，從商人資本的簡單形式 $M-C-M'$ 之中，以唯依讓售而保存及增殖之物而流出。

古代的商业民族，好像在宇宙中的中間世界裏的愛皮可兒神一樣，又好像波蘭社會裏的猶太人一樣。最初的獨立的高度發達的商人都市及商業民族，以純粹商業經營而立於他們所居間的生產民族的野蠻狀態之上。

在社會的前資本主義階段中，商業與工業。現代社會恰是相反的。當然，商業對於其所經營的諸社會是有反應的。牠的把生產愈益隸屬於交換價值，因為牠把享用品及生活品愈倚賴於販賣而不依賴生產者的直接使用了。依此，牠分解了一切舊條件。牠增加了貨幣的流通。牠不獨掌握了生產的剩餘，並且愈益侵蝕那生產本身，把生產的全綫都依賴牠了。但是，這個分解的效果，大部分還是依賴生產社會的本質的。

當商人資本還是在促進未發達社會的生產物之交換時，商業利潤不獨取抬價與欺騙的形態，並且大部分是從這種方法發生的。除開了牠收奪各地方生產價格之差的事實（依此而牠祈於把商品價值打平了），那些個生產方法更使商人資本占領了剩餘生產的最大部分，或者是由於牠是各社會間的居間者，——這些社會大部分還是在生產使用價值，並且，把牠轉入流通過程的一部分生產物高價販賣或是照價販賣，對於牠的經濟組織都沒有什麼重要；——又或由於在前者的生產方法之中，剩餘生產的主要所有人，為商人所當接洽者，是奴隸所有人、封建領主、國君（為東方專制君主之類），他們實代表財富與奢侈，有如亞當斯密關於封建時期的說明，這都是商人所努力收羅的東西

。居優越地位的商人資本到處引起一種掠奪制度，且在新舊諸民族之中，牠的發達常與劫掠、海盜、奴隸狩取、殖民地征服相聯。試看加答基、羅馬、及後來的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蘭人、等等。

商業及商人資本的發達，到處都引起向於交換價值的生產的傾向，擴大其含量，倍增之且使之獨占，發達貨幣為世界貨幣。所以，商業到處對於牠所尋得的生產組織，對於主要為直接使用而生產的生產組織，有分解的影響。牠把舊生產方法分解到什麼程度，視其容積及其內部結構為衡。而此種分解過程將走上什麼前途，什麼新生產方法將代舊者而興起，則並不依商業而定，卻依舊生產方法本身的性質而定。在古代社會，商業及商人資本發達常以奴隸經濟為結局；或者依分歧點之如何，其結果只簡單的是把為直接生活資料而存在的家長奴隸制度，轉變成了為剩餘價值的生產之同樣制度。但是，在現代的世界，牠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從這些事實，可知這些結果是以完全別種的環境而不以商人資本發達的影響為條件的。

從此可知在城市工業與農業分離之時，其生產物便從始是商品，而需有商業居間以販賣之。商業對於城市的發達，以及城市發達之倚賴商業，在此限度以內才可以了解。

但是，工業發達以如何之步驟而與商業相追隨。卻全視別的環境。古代羅馬，在其共和時代，早已發達了商人資本，較牠在古代為高，但在工藝發達過程中卻沒有進步；反之，哥林多以及其他希臘城市之在歐洲與小亞細亞者，商業的發達有高度發達的工藝相隨。另一方面，正與城市及其各種條件的發達直接相反，商業精神及商業發達每存在於流動的游牧民衆之間。

下列的事實是無疑的——卻正是這個事實引起許多錯誤觀念：——在十六及十七世紀，依地理的發見而發生於商業界且迅速增加商人資本的發達之大革命，實構成那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生產的轉變的主要條件。世界市場之突然擴張、流通商品之增進、歐洲各國對於追求亞洲生產物及美洲寶藏之競爭熱狂、殖民制度、這種種在物質上實助長了生產的封建障壁之破毀。但是，現代生產方法，在其第一期即大手工業期中，只是在那些在中世期內早已發達了現代生產的條件的地方發達。試比較荷蘭與葡萄牙。而在另一方面，在十六世紀（十七世紀仍有如是者），商業之突增及新世界市場之開闢，對於舊生產方法的破壞及新生產方法的興起，有極大的影響，而後者只在那已經創造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礎上成立的。世界市場構成了

這種生產方法的基礎。而在另一方面，以繼續擴大的規模

不動。

而生產之急切的必要，又祈於繼續擴張世界市場，以致於此並不是商業革工業的命，而是工業繼續革商業的命。商業的優勢本身，現在乃以大工業存在諸條件之優勢為條件。試比較英格蘭與荷蘭。荷蘭從支配的商業國衰落的歷史便是商人資本向工業資本屈服的歷史，前資本主義的民族生產方法內部的容積與結構，對於商業的腐蝕勢力所提出的障礙，可以由英國與印度及中國之交通而明顯的看得出來。此地生產方法的廣大基礎，是小農業與手工業的單一體所構成，在印度還加上以土地共有為基礎的共同體形式，中國的原始形式也是一樣的。在印度，英國人以統治以及地主的地位行使他們的直接的政治經濟權力，以分解這些小經濟組織。英國商業對於這些組織，施其革命的影響，且分裂牠們，以其廉價的貨幣物破壞此單一體的古來的固有部分，即紡織業。雖說如此，這分解的工作進行得還是很慢。在中國，這分解工作進行得更遲，因為沒有英國直接政治權力作後盾。在此國，從工業與農業的直接結合所引起的大規模經濟與儲蓄，對於到處都要加上流通過程所需費用的大工業生產品，死力抗拒。在另一方面，俄國的商業，不像英國，還讓那亞細亞生產的經濟基礎歸然

封建生產方法的轉變，取兩條路。生產者變為一個商人

與資本家，正與中世農業自然經濟及城市行會手工業相反對。這是真正的革命的路。或則由商人以直接的手段占有生產。這條路在歷史上是一種轉變方法——例如十七世紀英國布商，把紡工收歸自己管理之下，賣羊毛給他們且從他們買布，他們卻是獨立做工的——但是這條路對於破壞舊生產方法並沒有多大貢獻，且甯可保持舊生產方法，以為其事業的前提條件。例如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法國絲工業及英國絲綢花邊業，不過在名義上是一個工業，在事實上卻是一個商人，他讓紡工繼續在舊來無組織的狀態之下工作，實際上替管理他們的商人做工。這種方法到處都是真正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障礙，依後者的發達而常歸崩壞的。牠沒有革生產方法的命，牠只不過破壞直接生產者的生活狀況，夷為無產者，在那比已置於資本直接支配之下的無產者還壞的條件之下收奪剩餘勞動。同樣的狀況，稍有變改的，存在於倫敦的傢具工業（當其還是用手工的時期），特別是在陶瓦村落，這種方法是大规模的施用的。全體生產分為互相獨立的多數門類。一個營業專做椅子，另一個專做桌子，再一個專做寫字檯，餘類推。這

各種門類有些像中世的手工業，有一個主人帶幾個工頭。但其產量比爲個人而生產者爲大。其生產物是由傢具店主購買的。每到星期六日，主人帶他們，出賣他的生產物，其出賣的行爲是錙銖爭執，和押當舖對於每件當物一一爭價一樣。主人們存這每星期出賣的必要，因爲他好預備次星期的原料並付次星期的工錢。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實在不過是他們的雇工及商人間的居間者。商人實在是資本家，他把剩餘價值的最大部分收奪了。

從手工藝或農村工業過渡到大手工業，也有同樣的情形。依此種獨立小事業發達的程度，——有時且使用手搖機器——過渡到大工業。機器是用蒸汽發動的，不用手了。這是後來英國絲業的情形。

由此可知有三種轉化方法。第一，商人直接變爲一個工業資本家。這是以商業爲條件的手工藝的情形，就其是生產奢侈品的工業，商人替他輸入外國原料同時並輸入外國工人，例如意大利在十五世紀之於君士但丁是。第二，商人把小主人化爲他們的居間者，或者直接從獨立生產者購買，在名義上讓他們獨立，並且讓他們的生產方法，仍舊不變。第三，工業家變爲商人，直接大規模的爲商業而生產。

在中世時期，商人不過是像坡樓所說，「轉移」行會或農民所生產的貨物。商人變成了一個工業資本家，甯可說，他讓手工藝家尤其是小農村工業者替他做工。在另一方面，生產者變成了商人。紡織主人不從商人定期收受原料而率領工匠替他做工，卻自己去向商人買賣布匹。他不爲個別商人或特定顧客生產，他（紡織主人）卻爲商業世界生產。生產者自己是一個商人。商人資本不復爲流通過程活動。從始，商業是工藝，農村工業，封建農業轉變爲資本家企業的前提條件。牠爲生產物開闢市場，且爲生產供給新原料及附帶用料，因此把生產物發達爲商品。依此，牠開闢了新生產途徑，此新生產途徑從始是以商業爲基礎的。到了工業得到了充分的勢力，（尤其是大工業）牠便自己來爲自己開市場，以牠自己的商品攫握市場。至此則商業便成了工業生產的奴役，而市場的擴張開闢了工業生產生死所必需。繼長增高的大量生產充滿了現存的市場，因此，牠更向於擴充市場而努力，於是牠衝決了牠的藩籬。對於這種大量生產而爲其限制者，不復是商業，而是使用資本的量與勞動的生產性。工業資本家常列世界市場於其前，把他自己的生產價格與全世界而不獨與其內國市場加以比較，並必須繼續加以比較。在從前，這種比較完全是由

商人來擔任的，商人以此乃能保障商人資本使支配工業資本。

對於現代生產方法的理論的研究，必須從流通過程這種外表的現象出發。這種過程是依於商人資本而取獨立的形式的。所以，牠只不過把握事物之表面。這一半是由於商

人資本是一般資本的最初的自由形式。在另一方面，這是由於這種資本在對於封建生產而革命的初期，即現代生產發生時期所會有的偉大影響。其實，若理論的分析不從流通過程走上生產過程，則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並不算是開始。

新生

命書局

出版

農村的社會化

——角七價實——

河內太一郎編譯 鄧毅重譯
本書由德國有名馬克斯主義學者考茨基的農業社會化論與馬希阿尼的農業社會化第二篇合成。前者從資本主義如對於農業的禍害着手其詳細的解剖進而討論農業生產之漸次發展而為社會主義。後者以豐富的材料論述農業社會化的必要。且提出精密的實行計畫。在以農立國的中國而農業問題正日益重大化的時候，這實是一部值得閱讀的好書。

革命的發展

實價七角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By Lyford P. Edwards 著 李進之譯

革命是怎麼一回事？是怎樣發生的？經濟的動因固然很大，但此外還有種種。又革命的徵象是怎樣，在最初的時候，在社會騷亂動搖不安的時候，在革命爆發的時候，還有在革命失敗的時候。而因革命的失敗，社會的變化怎樣？反動派的抬頭，恐怖時代的到來，最後，革命又復興，慢慢的社會恢復秩序，而在這當中，再繼續第二次的革命。本書以獨到的革命理論為經，串以英國之清教徒革命，法國之資產階級革命，及俄國之無產階級革命，原原本本，有條不紊。現在正是革命的時代，處在這時代中的青年們，欲真正認識革命，都應該看這一本書！

資本主義的浪費

Stuart Chase 著 黃濬哉女士譯 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是個人主義，是自由競爭。只要有利可圖，什麼都可不問。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無政府的無組織的。出賣勞動的工人，是因為貧窮失業，生活維艱，好像社會的生產，不夠他們，但是實際上，却有兵工廠在製槍砲，有許多不必要的物品充斥於市場，餓死的儘管餓死，而有錢的却恣情享樂。斯羅斯認為此為由資本主義社會之無組織狀態以來的浪費。他分為四種：即消費界的浪費，人力的虛耗，生產與分配的浪費，及自然資源的浪費。議論深入而淺出，是一部解剖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的書。

